

清代粤西文学 家族研究

QINGDAI YUEXI WENXUE
JIAZU YANJIU

王德明 著



八桂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研究

QINGDAI YUEXI WENXUE
JIAZU YANJIU

王德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研究 / 王德明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

(八桂文化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5-4933-7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作家—家族—研究—广西—清代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清代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47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为广西人文社科中心重大课题“广西文化史”、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子课题“桂学学术史研究”、广西特聘专家岗桂学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研究基地“八桂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经费资助成果。

绪 论



广西古称粤西。从明代开始,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以及粤西自身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粤西文学的发展就开始不断走向繁荣,并在清代达到了高峰。清代粤西文学走向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家族性作家群的大量涌现。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文学家族及家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遗憾的是,对于粤西古代的文学家族却鲜有人进行专题的研究。最早关注明清粤西文学家族问题的是韦湘秋先生,他在《广西百代诗踪》这部著作中,多次提到了清代广西诗歌创作中的文学家族这一问题。^①这充分说明了韦湘秋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可惜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只是指出了这一现象,但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述,也没有看到他在这部著作之后的相关论述,留给了我们不小的遗憾。有鉴于此,本书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因为粤西历代的文学家族主要集中出现在清代,明代只有全州的蒋氏兄弟等少数的家族,因此,本书研究的重点在清代。

^① 韦湘秋《广西百代诗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乾隆、嘉庆时桂平的潘家,就有潘𩇧、潘鯤、潘𩇧、潘𩇧四位堂兄弟,还有一位侄子辈的潘兆萱。这五位都是比较有名的散文家或诗人。潘𩇧“善古文辞,精举子业”,还擅长诗歌创作,著有《闲居行路难》。潘𩇧“多缘情绮靡之作”。而潘兆萱,一生创作的诗歌达三千多首,有《三十三峰草堂诗集》。在桂平,差不多与潘家作家群同时,又有“陈氏昆季三举人”,即陈纯士、陈元士、陈良士兄弟。三人同为举人,又同为有一定造诣的诗人。在靖西,有童毓灵、童葆元兄弟。童毓灵曾著《岳庐集》、《秋思集》、《宾山集》,童葆元则有《皆玉集》,这些诗文集虽都已失传,但在《峽西诗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他们文学创作的一鳞半爪,可见他们在当时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在临桂,文学家族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就有陈氏家族,即陈宏谋、陈兰森、陈元焘、陈继昌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在临桂的陈氏家族中,成就最高的无疑是“三元及第”的陈继昌。陈继昌的文学成就,不仅在陈氏家族中最为突出,他的《如话斋诗稿》中的有些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当时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他的祖辈、父辈们陈宏谋、陈兰森、陈元焘都担任高官,都有一定的诗文创作成就。如陈兰森,官至江西布政使,诗文创作有一定的成就。在临桂,可以与陈氏家族的文学成就媲美,甚至超乎其上的是况氏家族。在况氏家族,先是有况澄、况澍两位堂兄弟以诗文著称。况澍有《东斋诗偶存》、况澄有《西舍诗钞》、《西舍文遗篇》、《粤西胜迹诗钞》。况澍的诗,虽不能自成一家,但也有可取之处。况澄的诗文,尤其是诗歌创作,具有较高的创作成就。而他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更是功不可没。况氏家族的下一代中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况周颐,其词名列“晚清四大家”之一,其《蕙风词话》影响深远,名满天下,至今仍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在清代后期,临桂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族,即以王必达、王必蕃、王鹏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王必达、王必蕃为兄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王必达有《养拙斋集》,其诗有杜甫风致。王必蕃有《桂隐诗存》,诗歌近于汉魏古诗。作为晚辈的王鹏运,更是后来居上,词的创作取得了很高成就,创立了“临桂词派”,成为“晚清四大家”之一。他对历代词籍的整理,也是居功至伟,开了近代整理词集的风气。龙启瑞、龙继栋父子,也是临桂著名的文学家族。龙启瑞为“岭西五大家”之一,散文与诗歌在清代后期均可称为大家,其子龙继栋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有《槐庐诗学》。同为“岭西五

大家”之一的朱琦,其诗文成就在当时名闻全国,可以说是道光、咸丰时粤西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其父朱凤森,也是当时著名的作家,诗歌、散文均有较高成就,尤其是诗,可谓自成一家,有《韞山诗稿》。临桂的文学家族中,以廖鼎馨、廖鼎声为代表的廖氏兄弟也值得注意。廖鼎馨的诗现存不多,但在当时却是颇有名声的诗人。而廖鼎声无论在诗文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上,都堪称粤西的名家,有《冬荣堂集》、《味斋轩诗话》等。其诗作数量丰富,题材广泛,感慨深沉。同时,他又是粤西历史上较早具有粤西诗史意识的人,用论诗绝句的形式对粤西地方诗歌创作的发展作了全景式的鸟瞰。朱依真,被著名诗人袁枚称之为“粤西诗人之冠”,与其弟朱依程一起,为朱家在文学创作上赢得了崇高荣誉。他们虽都是布衣,但或工于词,或工于诗,都精于文学创作,其《九芝草堂诗存》和《耐寒词》在粤西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周必超、周璜、周炳翰、周炳森、周为鼎祖孙三代在诗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生活在桂林的李秉铨、李秉礼、李秉绶、李宗瀚、李宗瀛是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李氏家族本居江西临川(今抚州),后移居桂林。李秉铨为著名画家,虽然我们今天已看不到他专门的诗文集了,但是他的《粤西先哲书画集序》、《墨林今话》却无疑是很好的散文作品。按照古人往往集诗人、画家于一身的规律,李秉铨肯定是精于诗歌创作的。李秉礼与李秉铨、李秉绶为堂兄弟,李秉礼,袁枚称其“诗才清绝”,其诗以陶渊明、韦应物为宗,平淡自然,自有一家风味,有《韦庐诗内外集》。李秉绶,既是著名的画家,又是著名的诗人。李宗瀚和李宗瀛是李秉礼的儿子,两人都是有名的诗人。李宗瀚是著名画家,又有《静娱室偶存稿》,可见也是精通诗画的名士。至于李宗瀛,虽是李秉礼的儿子,著名的“杉湖十子”之一,“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能自创风格,有《小韦庐诗存》。不论从作家的数量还是成就来说,在粤西的文学史上,桂林的这个李氏文学家族应当说是比较大的文学家族。

容县和藤县是清代粤西文学创作的重镇,许多作家诞生于此,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文学家族。例如在藤县,道光时就有著名的“谭津三苏”,即著名学者、作家苏时学与他的儿子苏念礼、女儿苏念淑。苏时学是著名学者,对墨子的研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的诗文创作也自成一家,著述甚多,被人誉为“藤州才子”。有《宝墨楼诗册》、《宝墨楼楹联》、《墨子刊误》、《游瑶日记》、《羊城游记》、《爻山笔话》、《谭津考古录》等。从这个著作目录可见苏时学的才情。他的诗歌创作深受当时人们的称赞,在粤西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受父亲的影响,苏时学

的儿子苏念礼、女儿苏念淑虽然都是英年早逝,但都热衷于诗歌创作,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苏念礼有《雌伏吟》,苏念淑有《绿窗吟草》。

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创作中,武鸣和宁明具有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也是与当地的文学家族分不开的。在武鸣的文学家族中,最著名的是韦天宝、韦丰华父子。韦天宝有《存恒堂遗集》,在壮族诗人中比较知名。其子韦丰华虽屡遭不幸,但热爱文学之心不改,诗、词、文各体皆擅长,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有《今是山房吟草》、《吟余琐记》、《耐园文稿》等,成就远超乃父。宁明的黄体元、黄焕中父子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学家族。黄体元生活于嘉庆、道光时期,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他短暂的生涯中,创作了不少诗歌,有《冷香书屋诗草》。其子黄焕中虽然主要的兴趣在军事上,长期追随刘永福,戎马倥偬,但不废爱诗之心,有《天涯亭吟草》。

在桂北,除了临桂是文学家族的主要产生地之外,其他各地也有不少文学家族。例如清代后期,永福就有韦麟阁、韦绣孟父子。韦麟阁虽然主要的兴趣在史学,但也有不少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有《小舟别墅遗集》。其子韦绣孟沉沦下僚,生活于同治、光绪至民国初,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感叹时世的作品,有《茹芝山房吟草》。在全州,则有以蒋励常、蒋启敷、蒋琦龄为代表的蒋氏文学家族。蒋励常生活于乾隆、嘉庆时,主要的兴趣在散文创作,有《岳麓文集》。其子蒋启敷不仅精于诗,而且也精于文,有《问梅轩诗草偶存》、《文草偶存》等著作。其孙蒋琦龄更是后来居上,有《空青水碧斋诗文集》。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由祖父亲孙三代组成的文学家族,这在广西的文学家族中是比较少见的。在灌阳,有以唐懋功、唐景崧父子为代表的唐氏文学家族。唐懋功仕途不算得意,但于文学创作却有不少热情,有《得一山房诗集》。其子唐景崧曾为台湾巡抚,鸦片战争失败,清朝割弃台湾后被台湾军民推为民国大总统领导抗日,于诗文创作颇为当行,特别是戏曲创作,更是晚年心血所在。晚年退居桂林时,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桂剧,并且亲自创作了《看棋亭杂剧》四十出,使桂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剧目,对桂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来宾(清代为迁江县)则有著名的凌氏三兄弟,即凌应楠、凌应梧、凌应柏。他们生活于同治、光绪间,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凌应楠一生主要为学官,诗歌创作数量颇丰,有《依蒲吟草》、《衔芦吟草》等。凌应梧是凌应楠的堂兄,仕途较顺,于文学创作颇有兴趣,有《劳薪集》。凌应柏是凌应梧的胞弟,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特色,有《狎鸥集》。

就实际的情况来说,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数量应当是比较多的,以上我们只是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其实是挂一漏万,还有许多的文学家族还有待我们去发掘研究。

二

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就其类型来说,最主要的有五种类型,即父子型、兄弟型、祖父孙型、叔伯兄弟侄子混合型和夫妻型。

父子型的文学家族,如上文说到的苏时学、苏念礼、苏念淑父子、父女,朱凤森、朱琦父子,龙启瑞、龙继栋父子,韦天宝、韦丰华父子,唐懋功、唐景崧父子等。在这一种类型的文学家族中,毫无疑问,父亲的文学爱好对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就文学成就而言,多数是儿子超过父亲。例如,朱琦的文学成就远超乃父朱凤森的成就,韦丰华、唐景崧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父亲的成就很高,声名太响,子女就很难超过父亲,例如龙继栋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乃父龙启瑞,苏念礼、苏念淑也远不如乃父苏时学。

兄弟型的文学家族,如上文我们说到的来宾的凌应楠、凌应梧、凌应柏“凌氏三兄弟”,桂平的潘鲈、潘鯤、潘鱣、潘鲟“潘氏四兄弟”,临桂的廖鼎馨、廖鼎声兄弟,朱依真、朱依程兄弟等。这种类型的文学家族,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堂兄弟,往往其中有一位是相对成就较高的。

一般情况下,文学家族往往是由两代人构成,因此,祖孙三代甚至四代的文学家族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比较少见,比较著名的是临桂以陈宏谋、陈兰森、陈元焘、陈继昌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在陈氏家族中,陈宏谋是陈继昌的高祖,陈兰森是其祖父,陈元焘是其父亲,他们与陈继昌一道,构成了一个四代相传的文学家族。这种情况在粤西的文学家族中较为少见。在全州,则有以蒋励常、蒋启敷、蒋琦龄为代表的蒋氏文学家族,蒋励常、蒋启敷、蒋琦龄这三人是祖父孙的关系,虽然每一位专攻的文体不同,但每一位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在整个粤西都显得比较突出。

叔伯兄弟侄子混合型的文学家族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比较常见,如上文说到的以王必达、王必蕃、王鹏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以况澄、况澍、况周颐为代表的况氏家族等。在临桂王氏家族中,王必达、王必蕃为兄弟,王鹏运是王必达的

儿子,是王必蕃的侄子。在况氏家族中,况澄、况澍为堂兄弟,况周颐是他们的侄子。像这样的情况,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较为常见。

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还有一种上文我们没有提到,实际上比较普遍的情况,即夫妻型。在清代,我们举出许多文学伉俪,例如桂平的潘兆萱夫妇。潘兆萱为桂平著名的诗人,他的妻子黄氏也是一位诗人,《三管英灵集》就收录了她好几首作品。再如龙启瑞与其继室何慧生。龙启瑞是著名的古文家和诗人,其继室何慧生是长沙人,长于诗词创作,有《梅神吟馆诗词草》。汪运与他的夫人李学玉,也是一对典型的文学夫妻。汪运是“杉湖十子”之一,其夫人李学玉的诗歌颇有特色,而且有的诗逼近丈夫风格,以致后人把她的几首诗当成了汪运的诗,有《桐花窗诗存》。在粤西的文学伉俪中,晚清临桂的邹绍峰与萧玉姑也是比较有名的。邹绍峰有《飞仙馆诗集》,萧玉姑则有《愁春诗集》。后人把他们两人的诗集合刻为《痴仙吟草》。

如果从地域分布的情况来看,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往往集中在文学创作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桂北的临桂、全州、永福、灌阳等。临桂的情况最有代表性,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临桂的文学家族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大体而言,在粤西全境,桂北远远多于桂中、桂南。在桂中、桂南,文学家族也主要集中在桂平、武鸣、宁明等文学创作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与清代粤西的整个文学创作的地域分布情况基本吻合。

从时间的分布来看,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比较多的出现在中后期,具体而言,主要出现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在此之前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家族,但数量远逊于嘉庆以后。这一特点与清代整个粤西文学的发展也是相一致的。^①

三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广泛出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清代中期以前,由于粤西文学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因此,相应地就很少出现文学家族,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在文坛上。我们所熟悉的曹邨、曹唐等,无不如此。直到明代和清代前期,基本上也还是这样。这说明粤西的文学创作主体本身就只是形单

^① 参见拙文《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影只的现象,不能形成群体效应,得不到家族亲人们的广泛认同,同时也就不能在家族内进一步延续文学创作的传统,让文学创作发挥光大,形成代代相传的群体。这在“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①的情况下是极为正常的现象。而清代中后期粤西大量的文学家族的出现,则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学创作已得到家族内部成员的广泛认同,并视之作为一种必要的修养。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粤西文学之所以能在清代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原因。观念往往是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前提,文学创作既然在粤西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得到了认同,那么,它也就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文人们思想发展,乃至当时社会发展的结果。

第二,文学创作在清代中后期的粤西已蔚然成风。文学家族的出现往往是以社会广泛的创作队伍为基础的,它的广泛出现,必然有更广大的作家队伍为依托,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粤西庞大的作家队伍的一个缩影。如此众多的文学家族,其背后的作家队伍也就可想而知,由此而知当时粤西作家数量之多。

第三,标志着粤西的文学创作走向了成熟和繁荣。如前所述,文学家族的众多,说明当时粤西作家人数众多,作品丰富,这是粤西文学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同样,众多文学家族的出现,从作家队伍的形成或出现的方式来说,它改变了以前以单独个体为主的形成或出现方式,使之成为群体或团体式的形成方式或出现方式,这既是一种繁荣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只有自身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才能吸引家族内部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其中。在清代中期以前,就单一的某位粤西作家来说,其成就也许有令人称道之处,但由于势单力薄,不能形成吸引旁人的“引力场”,因此也就不能形成文学家族,由此也就可以看出粤西文学整体上的幼稚。而当文学家族广泛出现,说明文学创作的“引力场”已足够强大。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广泛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清代粤西文学的发展,为粤西文学在清代的崛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兄弟、夫妻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在客观上培养了家族成员的文学兴趣,代代相传的家族作家群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链条,形成了文学创

^① 苏时学《暇日偶翻两粤前辈诗集有所得戏作论诗绝句十五首》之三,《宝墨楼诗册》卷七,咸丰十一年刊本。

作的群体效应,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民国时,永福的赵友琴在谈到他的家族情况时说:“余家世耕读,高祖考廷楨公、曾祖考庆祥公均工诗,有《听松庐》及《蛙鼓诗集》传世,先叔祖考心笙公讳文粹,为先曾祖考庆祥公之次子,先祖考才石公之同怀兄弟也,生有夙慧,器宇不凡,幼承庭训,致力于诗、古文学,前清同治丁卯科中式,辛未科进士……不特为一代循吏,而其诗名噪一时。”^①这里说到是晚清永福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文学家族的情况,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代相传的文学家族。这个家族的三代构成了文学创作代代相传的链条,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为清代粤西的文坛提供了几位作家。粤西文学之所以能在晚清繁荣一时,也正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的家族。

其次,由于文学家族内部成员往往具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因此,往往易于开诚布公地交流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极大地提高了家族成员的文学素养和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促进了创作技巧的提高。梅曾亮《韞山诗序》谈到刚认识朱琦时:“怪其齿之壮而诗学之深。伯韩(朱琦)曰:‘昔先司马(指朱琦之父朱凤森)好诗,家居、出游、从宦、寝处、饮食,未尝去诗。与子弟言学,未尝不及诗。’”^②正是因为有了朱凤森对诗歌创作的浓厚兴趣,才培养了朱琦对诗文创作的兴趣。同时,又由于他“与子弟言学,未尝不及诗”,跟儿子们常常讨论的是诗歌创作的心得体会,这必然加深儿子们对诗歌创作的认识,提高创作的水平。朱琦之所以后来成为清代粤西文学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除了后天的努力及个人的资质禀赋较好之外,家庭内父子之间的文学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贵县(今贵港)的李彬、李懋培父子是清代粤西诗坛上的两位著名诗人。李懋培在《一通集·自序》中说:“培自习举业时,间亦学诗。故因事浪拈,随人应答,与足迹所及,乘兴记略约十年,纸页不无遗散。今岁无事,因检出,令儿辈录之成帙呈家严,请定去取。家严曰:诗言志也,人各有志,遂各有言,两不相代。汝作未足言诗,但不外为通,通则可存也。培喜曰:物莫不恶乎其塞也,今夫水源通,性也,而下流一雍泛滥,莫可纪极,惟心亦然。虚灵不昧,本固在焉。气一拘,物一蔽,则曖昧多,而冲决横出之患,竟若狂澜之无由底止。今培言幸通,是志不塞而心之灵之可用也。”^③这段话非常具体地记

① 赵文粹《兰香吟馆诗稿序》,稿本《兰香吟馆诗存》卷首。

② 朱凤森《韞山诗稿》卷首,咸丰七年。

③ 李懋培《一通集》卷首,民国十四年排印本。

载了李彬、李懋培父子关于诗歌创作的对话以及李懋培从父亲的谈话中得到的启发和感悟。这是父子间亲密无间的谈话，李懋培从中得到的启发无疑是非常大的，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其对创作的兴趣和认识。

再次，文学家族成员由于性格、思想的相似性，特别是由于特殊的亲情关系，很容易使文学家族内部成员在创作风格上趋于相似，使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在风格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形成这一家族不同于其他家族的风格特点。众多这样的文学家族的存在，就形成了清代粤西文学创作百花齐放，风格各异的局面，推动了粤西文学的发展。如王必达是临桂的诗人，他的诗慷慨悲歌，颇多忧愤之作。集中的《春夜邕城遇雪早发时黑龙江归兵抵邕》、《秣陵客舍感事二十二韵》、《从大榕江到全州途中作》这样的作品，从诗题就可以看出其大致的内容。王必达这样的特点，对他的儿子王鹏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王鹏运一生的主要兴趣并不在诗而在词，但是，王必达的这种感时忧世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王鹏运。王鹏运为人耿直敢言，关心时事。在京时，屡次上疏朝廷，希望兴利除弊；对慈禧有所规劝，对朝中大臣也多有弹劾，曾参加强学会等改革组织。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说他：“鹏运直谏垣十年，疏数十上，大都关系政要”。“甫通朝籍，即不谐时论；置身言路，敢于抨击权强”。这样的特点，使他在仕途上饱受挫折，历尽坎坷。而在词的创作上，也颇多感叹时事之作，如《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是最为典型的作品，其他的作品也许不像这首《满江红》那样直率，但低徊抑郁之中，始终跳动着一颗忧国之心。我们如果将王必达的《养拙斋集》和王鹏运的《半塘定稿》合读，就会发现，他们父子两个人的作品，尽管体裁有别，但风格神韵何其相似！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不胜枚举。

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数量众多，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表现的形态也千差万别。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才使清代粤西文学表现出精彩纷呈，百花齐发的景象。

四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文学家族的产生源远流长。从汉代以至清代，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均有大量文学家族，清代尤其如此。相对于清代其他地区的文学家族，粤西地区的文学家族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所谓滞后性,这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相对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的发展繁荣是滞后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族自汉代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文学家族的产生先从黄河流域开始,然后向长江流域蔓延。宋代以后,大量的文学家族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相对于这些地区,粤西的文学家族虽然在宋、明时期也偶有出现,但远未形成规模。明代,粤西的文学家族数量有所增加,但也只有寥寥数家。粤西文学家族真正形成规模是在清代,这与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相比,已滞后了数百年;其二,就粤西文学家族本身的发展来说,又具有慢热的特点,即嘉庆前,粤西的文学家族并未大量出现,其发展的高潮是在嘉庆以后的清代后期,人们所熟知的粤西文学家族,如临桂的朱氏家族、龙氏家族等均出现或繁荣于此时。这种发展的滞后性,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学家族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发展的滞后性,使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发展的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发展的速度、达到的高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整个粤西文学的发展。

其次,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构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一般而言,清代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以及其他地区,从民族构成来说,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地区的文学家族,相应地也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其他民族的文学家族鲜有所闻。粤西的文学家族则有所不同,由于壮族在粤西人口和聚居地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尽管从总量来说,汉族文学家族占了最大的比重,但同时,壮族的文学家族也为数不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乾隆、嘉庆时期平南的黎建三、黎君弼父子,宾州(今广西宾阳县)滕问海、滕楫父子,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市)滕问海、滕楫父子,靖西的童毓灵、童葆元兄弟,康熙、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上林的张鸿翻、张友朱、张滋、张鹏展、张元鼎祖孙五人,武缘(今广西武鸣县)的黄彦坊、黄彦均兄弟及他们的儿子黄君铿、黄坚钜,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间武鸣的韦天宝、韦丰华父子。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间宁明的黄体元、黄焕中父子。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间来宾(清代为迁江县)的凌氏三兄弟,即凌应楠、凌应梧、凌应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间永福的韦麟阁、韦绣孟父子。此外还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龙州的赵荣正、赵荣章兄弟,光绪、宣统时宁明的农魁廩、农嘉廩兄弟等。如此



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家族是北方及江南地区所没有的。这些文学家族描写了壮族地区特有的风俗民情、地形地貌等,为民族文学及粤西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清代粤西的文学创作更为丰富多彩。

再次,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具有突出的移民色彩。相对于清代的发达地区,粤西长期以来在人口的密度、社会与经济水平的程度上处于落后状态,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到粤西垦荒谋生的人不断增加,加上到粤西为官、经商的人持续不断,移民到广西的人口也大幅增长。刘锡蕃《岭表纪蛮》指出:“秦汉以后,汉人移殖来桂者,代有增加,至明及清,乃臻于极盛。”^①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情况,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般不会出现,这是粤西在人口构成上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也会反映到文学家族上。在清代粤西大量的移民中,就产生了许多文学家族,如桂林的李氏家族,其祖籍江西临川,后寓居桂林,遂为桂林人。桂林李氏家族最早应从李宜民算起。《临川县志》说李宜民“幼孤露,依外氏。长,学贾楚中,不利,之桂林,佣书自给。积有余资,偕五人往(广西)太平土司贩。”于是便成为桂林人。再如临桂的王鹏运家族,祖籍浙江山阴,因王必达、王必蕃之父在临桂为官,贫不能归,死后葬于临桂,于是定居于此,遂为临桂人。况周颐家族先世江西,后迁湖南,再由湖南迁至临桂。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移民文学家族的产生不仅壮大了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队伍,同时也壮大了粤西文学。这些移民文学家族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祖籍所在地的向往以及对流落异乡的感叹,加深了作品的情感内涵,丰富了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使他们的作品显得更为深沉。

总而言之,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色,是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努力,为这一现象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① 刘锡蕃《岭表纪蛮》,见《民国丛书》第三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第12页。

目 录

001 目录

001 绪论

001 上 编

- 第一章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发展 003
- 第二章 教育、科举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 053
- 第三章 家风与清代粤西家族 071
- 第四章 家学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 086
- 第五章 女性与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 100
- 第六章 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 111

121 下 编

- 第一章 全州谢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123
- 第二章 临桂陈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138

第三章	临桂况氏家族研究	150
第四章	临桂朱氏家族研究	167
第五章	临桂龙启瑞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190
第六章	桂林李氏家族研究	207
第七章	上林张氏家族研究	223
第八章	全州蒋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236
第九章	“谭津三苏”研究	253
第十章	临桂王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265
第十一章	灌阳唐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288

299 参考文献

